

谢从荣中国画作品集

福建教育出版社





作者简介

谢从荣 编审，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版协装帧艺委会委员、福建省版协装帧艺委会副主任。1944年生，福建霞浦人。1967年毕业于福建师院艺术系，1970~1982年在宁化一中和三明师范任美术教师，1982~2004年调福建教育出版社任美术编辑、主编。从事装帧设计工作，作品曾参加第三届至第六届全国书籍装帧艺术展、中日装帧艺术联展、首届中国设计艺术大展。获国家新闻出版署、中国版协、中国美协颁发的整体设计奖、二等奖、铜奖、优秀奖。编辑美术书法读物及图文读物多次获奖，曾获国家图书出版最高奖中国图书奖。中国画作品参加全国美展及各级各类美展，并大量出版发表，被天津美术馆、上海书画社、冰心文学馆、扬州何园、辽宁铁岭中国观音阁碑林、浙江安吉竹书画碑林、福建省博物馆等单位收藏。出版有《中国实力派画家十杰·谢从荣》、《谢从荣中国画作品集》等。多篇学术论文在全国性学术会议上发表并获奖。有个人网址《谢从荣水墨艺术网》(www.xiecongrong.com)。

目录

02	自序	32	冻云呵就胭脂痕	66	世事如棋
03	墨竹纵谈	33	霜禽	67	山妻犹抱琴
05	板桥遗风	34	芙蓉小鸟	68	消夏图
06	自作诗四屏条	35	丹青难写是精神	69	又见岭南荔枝红
08	平安多寿	36	铁石梅花	70	促膝
09	归家图	37	荷塘	71	丹柿美人
10	晴岚	38	桑叶红于二月花	72	松声入耳
11	百尺竿头	39	秋韵	73	石能解语
12	岁寒	40	百寿图	74	探梅
13	秋声	42	近水人家之十	75	秋山行
14	如坐春风	43	近水人家之十五	76	和靖调鹤
15	潇湘清品	44	近水人家之十六	77	桐雨消余暑
16	纸上天风	45	近水人家之十八	78	晨课
16	晴窗疏影	46	近水人家	79	山行健
17	潇湘夜雨	47	渡头	80	庭树葳蕤
17	空山雪霁	48	春在江南	81	清风明月
18	云林逸品	49	浅湾有鱼	81	梅妻鹤子
19	竹石千秋	50	海上城市	82	观竹图
20	萧萧清气	51	海韵	83	绘事苍茫 艺境无涯
22	不可一日无此君	52	得闲图	88	诗十六首
22	高风劲节	53	竹林雅集条屏	90	雪泥鸿爪
23	晚归	54	渭城曲		
24	平安多寿	55	秋思		
25	百尺竿头	56	雅集图		
26	春到吾庐	58	相马图		
27	与梅同耐冷	59	观棋不语		
27	潇湘清品	60	托钵图		
28	荷深水风阔	61	大吉大利		
29	岁寒图	62	消夏		
30	荷叶半黄莲子老	63	羨他修得到		
31	梅雀	64	小园幽径		
		65	人生知己		

自序

儿时喜欢画画，少壮时亦为画画奔忙，及至成人，也靠这个行当筹谋生计。至于画画怎么才好，到老也不甚了了，也未能如愿。太多的岁月都在辗转与匆忙中流逝了，人生真是无奈。

然而画画毕竟是快乐的事。也许是与生俱来的因缘，血液中总有着挥之不去的绘画情结。当指尖接触画笔、颜料、纸张时，那种异于常人的体味与愉悦是无法言传的。这种感觉，注定了终生必须与绘画为伴，无论多么艰难困顿，总与之不弃不离。

天份和机缘都很吝啬，能自勉的，仍只有天道酬勤。

许晓东

墨竹纵谈

谢从荣

水墨意笔之竹始于何时，似乎未曾考定，或说晋唐以前已有墨竹，但我认为，作为独立一科的墨竹画，当始于宋代文与可。我无由见文与可墨竹真迹，但从印品上读其“悬崖垂竿”一幅，姿态潇洒秀劲，似在风中翻舞，枝叶浓浓淡淡，层次分明，生气盎然，果然非同凡响。文与可所作墨竹，显然已从晋唐时代的配景式中解放出来，这为墨竹一科的繁衍开了一代先河。后世画竹者，言必称与可，文与可堪称墨竹之鼻祖了。吴仲圭曾题墨竹谱云：“古今墨竹虽多，而超凡入圣脱去工匠习气者，惟宋之文湖州一人而已，他无闻也。”文与可于宋元丰初年出任湖州知州，故亦称文湖州，其后追学墨竹者，被称为“湖州竹派”。与文与可同时的苏东坡亦画竹大家，撰《文与可画篔簹谷偃竹记》云，“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执笔熟视，乃见其所欲画者，急起从之，振笔直遂，以追其所见，如兔起鹘落，少纵则逝矣。与可之教予如此，予不能然也，而心识其所以然。”如此看来，文与可简直是苏东坡的老师了。

今人谈画竹，最推崇的莫过于郑板桥。板桥道人专写兰竹五十余年，所作墨竹，以少胜多，清劲绝伦，潇洒出尘，淡泊超逸。自题云：“凡吾画竹，无所师

承，多得于红窗粉壁日光月影中耳”，“趣在法外者，化机也。”其实，我们看郑板桥的墨竹作品，交枝出叶，偃仰欹斜，亦从元李珣、高克恭、柯九思一路中来，无一不在法度之中。这也如其人，行为虽狂放不羁，亦多偏激之辞，但读他的家书，则又循规蹈矩。所作诗词书画，初视以为不守规矩，审视则规矩森然，决无狂邪之病。看他所画的墨竹，也是如此。倒是比其稍前的石涛，写墨竹手法放达，挥洒似无古人者。石涛所作的墨竹长卷，画的是荒坡野岭之竹，构图曲尽天然，或三五挺秀，或杂出抱丛，或老干欹伏，或新篁解释，整幅笔墨苍润秀泽，正是石涛“墨非蒙养不灵，笔非生活不神”的解语之作。郑板桥曾在他的竹画中题曰：“石涛画竹好野战，略无纪律，而纪律自在其中。变为江君颖长作此大幅，极力仿之，横涂竖抹，要自笔笔在法中，未能一笔逾于法外，甚矣石公不可及也。”在郑板桥看来，石涛画竹用的是“野战”法，竟使他可望而不可及了。石涛于此长卷之首，奋笔大书“高呼与可”四字，可想见他下笔时叱咤风雨，如有神助，亦可见出他对文与可推崇备至。石涛所推崇的，正是文与可与山川草木神遇迹化的创作精神。文与可那时候，写竹亦是写真，全无法定，更无“三笔个字”、

“四笔分字”之类的程式。而明清间，墨竹一科渐有定法，于学画者固然提供了有章可循之便，但若失却山村野岭风晴雨雪之神、红窗粉壁日光月影之趣，那么从何“高呼与可”！

文与可其时至今，已近千年，墨竹盛行不衰，画者赏者喜好者之广泛，恐怕没有任何一种画题能与之匹敌。如何解释这一文化现象，非三言两语可以说清。竹子作为艺术形象进入画面，也许可远溯至秦汉。魏晋时代的画像砖“竹林七贤图”，整幅用竹子作背景。那时的高人逸士，已经赋予竹子极高的人格意义。竹子的生长特性，使它有足够的含量容纳人的种种寄托。“竹心虚，用其虚以应物，不骄不吝，与物无忤也。竹性直，用其直养气，处身高洁，浩然莫屈也。竹节贞，用其贞以当大任，志不可夺，百折不挠也。”这种“高风亮节”的情操，向来为中国知识分子所崇尚，素称“君子之风”。东坡居士所取，乃竹有高雅淡泊之情操，虚怀超逸之气节。中华民族数千年文明史所形成的道德情操观，也许能在画竹艺术中找到极好的表达。

梅、兰、竹、菊虽称为“四君子”，都有高洁的艺术形象，而独以墨竹一科，能形成颇大的阵势，究其原因，除了高致逸韵之外，还有其他一些因素。例如，相形之下，兰失于柔，梅限于时，菊偏于杂，而惟有竹，永远是那样挺拔的身姿，不变的风神；山野随处可见，庭园随手可植。可观赏，可遮荫，可广用。人类的日常生活确是处处离不开竹。裁之以应律吕，书之以为简册；或为舟楫车轿，或为窗棂案几；编之能成筐篮，碎之可以制纸；而笋之甘美，今人更奉为强身防病的珍肴。竹自根至梢，可谓寸寸是宝！竹与人类人生人情息息相关，画家画竹便有了博大的人文

基础。而就绘画本身而言，也没有哪一种题材能像墨竹这样，以如此单纯的笔墨形式，如此专一的造型格局，使自然形态向艺术形式的升华，达到如此高度的概括与和谐。就这么纯用黑墨，一画为竿，一勾为节，一撇为叶，极为精练的艺术语言，极具深度的艺术内涵，足以使艺术家为之倾倒终生。可就绘画技巧，因个人的素质不同，其作品显示出的高下之分、文野之别，亦可判若天壤。而初学画者，从写竹入手，中锋悬肘，锤炼笔力骨法，研习浓淡疏密，墨竹粗成，画理亦参半矣。墨竹一科涵盖之广，亦难以备述矣！

我的老师宋省予，系画竹高手，闽中负有盛名，惜于文革中罹难。我年轻时在其门下，苦练三载，始稍有所得，兹后数十年，未曾辍笔。如今虽略得一二，亦未敢称善。惟仰其风节，美其神采，关乎性情，得其韵致而已。

2000年7月

古子行宗明夏初之波二湖白清板桥蒲笋
 流朗却峭无角是清野耳古人神髓之三
 要松竹竹笋乙属之秋官系



板桥遗风 68 × 136/cm





自作詩四屏條 34 × 134/cm



平安多寿 53 × 117/cm



归家图 78 × 84/cm



松林清客寫意

晴嵐
70 × 152/cm



百尺竿頭 70 × 152/cm



岁寒 70 x 152/cm



立间多生無物只
二雲一平年
岁

有秋声最好聽
未成凉字于它
市



秋声 70 × 76/cm